

親密信任之內涵建構及量表編製

林怡君 趙梅如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親密信任之內涵建構，並編製一份適合國內大學生的親密關係信任量表，以提供研究和輔導使用。全量表含五個分量表，為包容、可靠、陪伴、忠貞、付出代表五種親密關係的信任內涵。共 27 題，為一個六點量表。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大學生情侶為樣本進行量表施測。以 188 對情侶為預試樣本，將所蒐集到的資料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 300 對情侶為正式樣本，將所蒐集到的資料經驗證性因素分析進行信、效度考驗，其結果顯示：

1. 在信度上，包容、可靠、陪伴、忠貞、付出五個分量表之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77、.75、.85、.83、.72，及全量表之Cronbach α 係數為.94，顯示此量表有適切的內部一致信度。
2. 在效度上，經過專家效度的檢驗、也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初步驗證，以主軸因子斜交轉軸法抽取五個因素，各因素的因素負荷量絕對值介於.62~.97之間，五個因素累積變異解釋量達81.10%；並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具有良好之適配度，各項係數均在可接受的範圍之內，顯現量表的建構效度良好。

關鍵詞：包容、付出、可靠、忠貞、陪伴、親密信任、驗證性因素分析

* 論文曾在台灣心理學會第44屆年會由趙梅如副教授口頭發表。當時的報告是以圖畫情境式的質性研究，探討情侶親密信任關係的內涵與發展歷程，並不是親密關係的建構探討與量表編製。大會也僅進行摘要的審核，並且無出版任何大會論文集。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當我們談起「親密」與「信任」時，我們一定會想起 Erikson (1963)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Erikson 認為個體於發展的八個階段中，「親密關係」(intimacy) 即為「成人早期」必須達成的發展任務，更為所有發展基礎的人生第一階段，其關鍵的發展任務便是「信任」(trust)。即使人類跨足進入 21 世紀，人際信任的發展，依然被認為是型塑健康人際關係的第一步 (Mitchell, 2001)，如同美國國家社會工作協會會長 Mizrahs 的觀點，信任於人際關係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是所有「具意義性關係」的核心 (Borenstein, 2002)。

一些近期研究「信任」的學者 (Hoffman & Moon, 1999; Hosmer, 1995; Kramer, 1999; Molm, Takahashi, & Peterson, 2000; Nyhan, 2000; Swol, 2003)，都會提到早期有關信任的研究，多數屬於心理學的領域，尤其歐美社會於 50 及 60 年代，人權開始漸漸甦醒，個體成為主體，在那個時代，「信任」是一種重要的人格特質。及至 80 年代，社會的快速變遷所帶來的離婚與疏離，使「信任」成為一種人際關係的重要特質。一直到 90 年代，經濟型態的瞬息萬變，所帶來的社會震盪不安，促使信任的議題，遍及政治、經濟、管理、社會、人際、家庭與親密等領域，而這更顯現「信任」的重要性，也遙遙呼應 Erikson 提出的心理社會發展的基礎關鍵任務「信任」。

研究親密關係的重要學者 Hazan 和 Shaver (1987) 就表示透過兩性交往的過程，學習建立健康和諧的兩性關係，並進而尋得生命中重要的伴侶，是個人維持身心健康的重要發展任務。從 Hazan 和 Shaver 的說法，我們可以體會這是一直以來，Erikson 的心理社會發展論被心理與社會學者津津樂道的的原因，親密是人生重要的發展任務。國外如此，國內如此，放諸四海而皆準。所以，在西方各領域對於愛情與親密的研究與日俱增。在親密關係之相關研究中，我們發現主題大多圍繞於親密關係的本質、親密關係的發展、親密關係的影響因素、

親密關係的分與合等等，但深入探討親密關係中的信任關係之研究並不多。反觀國內研究愛情或親密關係的研究，又幾乎借用西方的理論和量表以探索兩性關係和行爲（卓紋君，2000）。再則華人對於情侶親密關係的探索可用鳳毛麟爪來形容。果真如相關的學者所言，建立健康的親密關係是人生的重要任務，而信任又是親密關係中的重要特質與因素，那麼，對於「信任」與「親密關係」的許多面貌其實非常值得我們探索。

二、文獻探討

（一）親密與信任的關係

當我們想瞭解親密與信任之間的關係時，我們一定會提到在這方面很有研究的學者，像是 Rempel、Holmes 和 Zanna（1985）以及同時期的研究學者 Johnson-George 和 Swap（1982），就如 Johnson-George 和 Swap 的觀點，他們認為不同的人際關係屬性，含有不同的信任機制，管理的上下信任關係並不同於平行的親密信任關係，因此，若要了解親密的信任關係，必須從親密關係中著手。Rempel 等人（1985）的研究證實信任與正向的親密關係之間確實具有重要的關連。不過他們更常被提起的是，在他們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個親密關係中有關的信任理論模式，並據此發展一個信任量表，也儼然成爲這個領域裏的規臬。後續的許多研究都使用此一量表探討相關議題。例如 Smith（1998）便也延續了 Rempel 等人（1985）的研究，他也指出研究議題大都在於透過此一信任模式，探究有關影響信任的情境因素，關係層次引起的信任差異，抑或性別的個別差異性等等。

這段時期的研究成果，幫助我們瞭解更多親密與信任關係的面貌。例如 Larzelere 和 Huston（1980）研究發現信任與自我揭露之間的正相關，也與兩性間的愛有關聯性，伴侶間關係愈深厚，彼此間愈能擁有穩固的信任情感；Johnson-George 和 Swap（1982）以及 Larzelere 和 Huston（1980）分別編製了特殊人際信任量表用以測量關係親密者間的信任關係；Rempel 等人（1985）則

發現在情侶關係中，彼此間的信任度愈高，個體愈相信他或她的伴侶，則個體愈有可能對另一半許下長期的承諾；而 Sorrentino、Holmes、Hanna 和 Sharp (1995) 則發現若有一方對於他們的關係愈有信心，愈能掌握，則高信任便愈能存在於他們的親密關係中；Lawlor 和 Yoon (1996) 則提出親密雙方彼此互動的頻率對親密信任的影響；Macy 和 Skvoretz (1998) 發現個體與他人的關係愈親近，則愈容易信任對方；Molm、Peterson 和 Takahashi (1999) 研究發現傾向於接納長期關係的個體，將會有較多的信任傾向，以及愈不矛盾的親密關係，彼此間的信任也將更多；Putnam (2000) 發現在情侶關係中，彼此間的信任度愈高，愈能提升容忍和同理心，個體也愈可能達到自我實現；Rempel、Ross 和 Holmes (2001) 研究結果說明了信任與伴侶間的溝通關係，伴侶間愈高度信任，他們的溝通較傾向強調正向層面的關係；中度信任則較傾向陳述負向的事件；低度信任關係則溝通傾向更具體、不帶情感性的陳述；Hassebrauck 和 Fehr (2002) 以 64 個特質測量關係的品質，並在相關的理論中，他們發現個體是有能力區分關係品質中的核心特質，像是信任、互相尊重；以及次要的特質，像是少許的爭吵和彼此的朋友；而且愛或信任自己的伴侶愈多，則彼此關係中的親密、一致、自主和性慾特質亦愈多；Ickes、Dugosh、Simpson 和 Wilson (2003) 發現交往的情侶中若有一方疑神疑鬼，則他們之間的信任關係就相形薄弱；Sacchi (2004) 則發現情侶雙方的情感互動，若有堅定的信任基礎，就容易擁有真誠的親密關係；Brunell、Pilkington 和 Webster (2005) 也提出當一個人認知親密關係是一種風險時，他便也不易信任別人，不易自我揭露，也可能導致其不易與人有親近及滿意的親密關係。

我們藉由上述許多國外研究的發現，能更清楚信任在親密關係間的重要性與深刻影響。就誠如 Welch 等人 (2005) 在他們研究社會信任的論文中提及，「信任」確實是人際關係裡的一項重要特性，它能增進有意義的社會關係，也是組成健康的社會、經濟及民主政治的重要成分。

(二) 親密與信任的文化視框

國外如此，在華人文化中的信任與親密關係會如何？信任與親密於文化間所存在的差異，相較於西方社會「個人取向」，華人社會屬於「社會取向」（楊國樞，1993）。這樣的一個社會心理互動系統，是以「人倫」為經、「關係」為緯，所組成上、下次序緊密的社會，在「家族主義」的文化薰陶下，強調關係的和諧，講的是克制自己以顧全大局（陸洛，未出版）。因此華人家族與西方、印度等其他國家之家族，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凝聚力強，向心力也強，以求家族內部的和諧與秩序，蘊育出華人獨特的家族觀念，視家庭為避風港、遠離孤獨及撫慰創傷的地方（楊知勇，2000）；並進而發展出華人以家庭為本位的歸屬感、一體感之特殊情感，即感知自己為家中一分子，從父子一體、夫妻一體等一體感的自知，覺得自己是有所依附，而非孤獨的個體。另外像關愛感、榮譽感、責任感、安全感（葉明華、楊國樞，1997），即楊國樞（1993）認為華人對待家人的「責任原則」，指的是能無條件地保護和幫助，進而形成相互依賴及信任的關係網，因此家人是永遠的支持者，使個體於家庭中擁有強烈的安全感。

我們把這樣的文化框架拿來看華人的親密關係，會是怎樣的樣貌？楊中芳（1991）以及利翠珊（1997）都會在其研究中提及有關選擇伴侶的文化差異。傳統的華人「家族」社會，「家庭」一直是核心角色，因此華人在選擇人生伴侶時，講的是「門當戶對」，考慮的往往不是男女雙方是否情投意合，而是彼此的家庭條件是否相配。這樣的文化差異反應在親密關係上，可看出西方人重視的「自己」著重在自己的需要或彼此的情愛，而華人談的「自己」卻是一種「個己」的延伸，不但包括了個人，也涵蓋家族其他重要成員。這樣確實也存在著文化蕩漾出的差異趣味。華人文化一直被視為保守而傳統，相對的西方文化則被認為開放而新潮。不過，最常被提及的中西文化差異，則是西方文化的「個人主義」與華人文化的「家族主義」的差異。西方文化重視社會中的「個人」，但在華人的傳統文化中，人與人的關係，是以家族為社會人群的基本單位。許

多華人學者也都提及華人社會是一個「家族主義」的社會，延伸為「家族自我主義」，將人際關係分為「自家人」與「外人」。並且是「關係主導」取向，中國人將人際交往中對社會角色義務（人倫）的考慮放在個人喜好及情境需要（人情與人緣）的考慮之上，強調角色義務在人際交往關係中的重要性（楊中芳，1999）。

親密關係在文化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信任」何嘗不是。Fukuyama（1996）以及 Redding（1990）即提到華人由於受家族文化的影響，導致對外人較不信任，但對親屬關係則產生較高的信任。王飛雪（2001）比較中、日、美三個文化在信任關係上的結構差異，發現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即華人與日、美的信任確實存在著文化間的差異，在結構面上，日、美的人際信任屬於單因素結構，而華人卻同時存在著人性、人情以及信任行為等三因素結構。其中華人之信任行為和對人性評價的關聯性，又明顯地低於日美兩民族。也就是說華人的儒家思想雖然深信人性本善，但並不代表對於外人會產生必然的信任。彭泗清（2001）在其論述中，有一個說法與此相映成趣，他認為從信任的角度觀之，華人對於外人的不信任僅止於「起點上的不信任」，而非永遠的不信任。他引用楊宜音（2000）延伸費氏的概念的說法來說明此一論點，費孝通（1991）對於華人人際中的「自家人」提出了「同心圓理論」，此理論說明華人的個人主義係以自己為圓心，從圓心向外擴張成數個同心圓，與自己關係愈親近者則愈接近圓心，同時此同心圓的界線是模糊具伸縮性的。楊宜音進一步地指出除「親緣因素」外，外人亦可以透過「交往因素」成為「自家人」，因此「自家人」並不僅限於擁有血緣的「家人關係」。也就是說華人對於外人，初始雖不信任，然而透過交往，外人變成自己人的當兒，在建立親密關係的同時，信任關係亦同時建立。

（三）親密信任的內涵與測量

Feng、Lazar 和 Preece（2004）在其論文中提到信任於 1950 年代起開始成為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信任相關量表始於 Rotter 於 1967 年所發

展的人際信任量表，在 Rotter 的研究中，將信任定義為「個體或團體對另一個體或團體所持的文字、承諾、語言或是書寫聲明的期望」(p.5)。此後 Rotter 於信任相關議題之研究均以此量表為工具。此外，許多研究者亦驗證了此量表的信效度。然而 Rotter 的量表適用於一般他人或團體的信任，而非適用於特殊他人。直到 1985 年 Rempel、Holmes 和 Zanna 才發展了測量特殊他人親密關係信任之量表 (Trust Scale)。

Rempel 等人 (1985) 所發展的量表，其中包含的因素向度有可預測性 (predictability)、可依賴性 (dependability) 及堅信 (faith)；Johnson-George 和 Swap (1982) 發展出特殊人際信任量表 (Specific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SITS)，用以測量「親近關係」中的人際信任，量表分為男生量表和女生量表，男生量表抽取了一般信任因素 (general trust factor)、情感性信任 (emotional trust)、可靠性 (reliableness) 和可依賴性 (dependability) 四個因素，而女生量表則抽取了可靠性 (reliableness)、情感性信任 (emotional trust) 和人身方面的信任 (physical trust) 三個因素。

截至目前為止，有關華人的研究中，並無相關情侶間親密信任的專題探討，亦無內涵模式的建構與測量，較為相關的則為有關人際關係的信任研究，像劉麟書 (2001) 於建立信任模式的過程中，發現信任的特性包含相互依賴性、屬於心理概念、具風險性、善意、具理性面向及感性面向共六項；彭泗清與楊中芳 (1999) 則認為信任是一種保證、確知對方有能力提供自己所需、願意與自己進入互惠的體系以及不會為了自利而犧牲自己的利益；彭泗清 (2000) 於研究中發現信任可經由八種行為來呈現，並將此八種行為分為信任的三個面向：錢財上的信任、隱私上的信任及辦事上的信任；葉明華和楊國樞 (1997) 的觀察與體驗，認為家族主義的情感層次內涵，至少應有互有關聯的六項，即一體感、歸屬感、關愛感、榮譽感、責任感及安全感。從這些零星的人際信任的發現面向間，我們更試圖想瞭解在華人「家族主義」的社會文化下到底有著怎樣的親密信任要素，和西方文化有不同嗎？若有，其間的內涵差異為何？

當我們將進行此議題的探索時，我們確有幾個理念要省思。前述提到，在西方研究中，後續的許多研究都使用 Rempel 等人（1985）所編製的量表探討相關議題。Welch 等人（2005）在論文中感慨地表示，「信任」在關係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研究的方向若能著重於調查並發現信任存在於不同關係中，探討其產生的情境差異及特殊運作模式，將更有助於完整而深入地瞭解信任在各種關係上的重要機制。而這樣的感慨似乎也說中了 Johnson-George 和 Swap（1982）的觀點，不同的人際關係屬性，含有不同的信任機制，因此，若要了解親密的信任關係，必須從親密關係中著手。

另外，McEvily 和 Zaheer（2005）也提及太多的研究重複地讓研究對象接受測驗量表，並且一再重複過往的研究發現，以及未有實徵研究使用更符合現行社會狀況的標準量表作為研究工具。McEvily 和 Zaheer 道盡了研究者的使命，研究議題應與時代相結合，才能盡到「研究」的貢獻，若研究者在使用研究工具上只考量其信效度，卻未及思量「現況」，是否也是一種遺憾。這些近期研究者的反省與思考，帶給我們很重要的啓示。另外，當研究者建構了一個理論模式的同時，也經常藉由編製量表的過程，以驗證「現象」的內涵。許多的測驗專家也一再地提醒，在檢視其驗證結果時，務必謹慎，就如同 Weaver 和 Ganong（2004）的主張，不同量表應避免過度推論和採用，對不同種族文化的施測以及結果的詮釋，更是應該格外地小心。所以，當我們要試圖深入探究「親密信任」的內涵向度時，我們期許它能在我們的地域與現況脈絡中呈現，所以本研究欲以本土的華人文化意涵為觀點，建構存在於本土情侶間的「親密信任」，並編製一份適合國內情侶的「親密信任量表」，以供瞭解兩性間交往過程的人際互動以及情侶間所蘊涵的親密信任之情形。

貳、研究方法

親密信任的內涵建構與量表發展，以台灣地區大專院校學生為主要研究對象。因量表發展過程階段不同，而有不同的抽樣方式及樣本，其中第一階段將

蒐集量表題庫，發展預試量表；第二階段主要在整合並建立正式量表；第三階段則考驗正式量表之信、效度。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的大學生為對象，依量表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三個不同的樣本。第一階段之目標在蒐集量表之題庫，以發展預試題本，因此，以 78 名大學生為對象，其中男生 34 名，女生 44 名；第二階段為量表的建構，預試之有效樣本為戀愛中的 188 對大學情侶；而正式施測之有效樣本為戀愛中的 300 對情侶，用以考驗正式量表的信、效度。其中，北部的學生佔 24.9%、中部佔 16.4%、南部佔 58.2%，以及東部佔 0.5%；而學生的系級中文學院佔 39.4%、理學院佔 20.7%、工學院佔 30.0%，以及醫學院佔 9.9%。

表一

親密信任量表樣本抽樣次數分配表

| | 開放式問卷樣本 | | | 預試樣本 | | | 正式樣本 | | |
|----|---------|----|----|------|-----|-----|------|-----|-----|
| | 男生 | 女生 | 合計 | 男生 | 女生 | 合計 | 男生 | 女生 | 合計 |
| 人數 | 34 | 44 | 78 | 188 | 188 | 376 | 300 | 300 | 600 |

二、編製過程

(一) 開放式情境問卷之建立

以一個天使許願的情境為引導，透過開放式問卷的調查，以蒐集大學生認為能夠成為戀情中，親密信任項目的相關關鍵語句。其中問卷的問題包含：1. 請寫下你覺得為什麼他（她）能給你一個很值得信任的戀愛。2. 他（她）會有那些愛情關係、特質，會讓你覺得他（她）很值得信賴。3. 他（她）讓你有這種感覺，是他（她）曾經說過或做過什麼，而讓你有這種感覺（愈具體的描述，願望才會實現）。引導情境如表二。

表二
開放式問卷情境

有一個很溫馨的夜晚，你正坐在書桌前，看見夜空裡的星星月亮，好想許願。突然，由遠而近，竟然，眼前出現了一位天使。他說：「親愛的朋友，我帶了一份很特別的禮物給你，就是你將會有一段很值得信任的愛情關係。我的任務就是幫你把那個人找來，請問親愛的朋友，現在在你心中想起的名字是誰？」

現在請你把那個名字放在心中最甜蜜的角落，並請閉上眼睛，想像在夜空下，你們正在談戀愛，這個人會讓你覺得跟他（她）在一起有天雷勾動地火的感覺，更想與他（她）相伴以終老，並且這種愛情關係讓你心中感到踏實，而這個愛情關係是一個很值得你信任的戀愛。如果你的臉上慢慢地綻放出甜蜜的笑紋，請睜開眼睛作答。天使說，你真心回答完所有的問題，那份很值得信任的戀愛，將在一個很浪漫、夜空滿是星星的晚上，悄悄來到。

（二）完成「親密信任量表」初稿

以 78 名大學生之開放式問卷敘述之文本結果，做為題庫的資源，將其整理、分析、歸類、摘錄，與一位心理輔導專家及七位修習過質性研究與人際溝通之研究生共同反覆討論，加以分類及命名，再逐項逐題發展成適當的題項。在文本的編碼中，以 a 代表男生，以 b 代表女生，以數字代表該文句的編碼。例如被摘錄的文本：「他願意關心我，陪我做很多瘋狂的事」（a42），研究者將其歸類為「包容」，並將其發展為「當我做一些很瘋狂的事時，他總是相信我一定有好理由的」題項；而「可靠」的文本如「很有責任感，只要是我交代的事，他總能為我辦好」（a72），其所發展的題項為「只要是他答應幫我忙，他一定會做到」；「在我生病住院其間，他花許許多多時間照顧我…」(b58) 被歸納至「陪伴」向度中，並發展成「在我生病時，他總是無怨尤地陪在我身旁照顧我」；「忠貞」亦是受試者於文本中大量著墨的，如「沒有二心，不會對其他人產生興趣；覺得我是最好，最適合他的。對過去不會眷戀，對未來也不會三心二意，搖擺

不定。堅定不會受到誘惑」(a57)，研究者將其發展成「他不會對其他人產生興趣，對過去不會眷戀，對未來也不會三心二意」；以及關於「付出」的文本如「能懂得觀察對方的心情，知道在適當場所，適當時機表現他的關心」(b60)，發展的題項為「他能觀察我的心情，知道在適當場所、適當時機表現他的關心」。

經由文本的分析和改寫，於是構成了「親密信任量表」之主要建構，其建構內涵包括包容、可靠、陪伴、忠貞和付出五個分向度，其中包容 16 題，可靠 13 題，陪伴 14 題，忠貞 11 題，付出 11 題，全量表共計 65 題，也因此完成量表的初稿，並請五對情侶先行填寫，以確認受試者能確實了解題意及順利填答。

本量表採 Likert 六點量表形式作答，其中「稍微符合」、「相當符合」、「完全符合」三項偏正向選答；反應選項「完全不符合」、「相當不符合」、「有點不符合」三項偏負向選答，之所以使用六點量表，用意在於強制填答者表態，不會產生中間選擇狀態。施測時間無嚴格限制，大學生做完量表所需時間大約為 20~25 分鐘。

表三
親密信任量表各分量表之內涵定義

| 分量表 | 內 涵 定 義 |
|-----|------------------------------------------------|
| 包容 | 指受試者能夠感受到伴侶對他的接納，且完全信賴受試者的一切行為、特質及想法。 |
| 可靠 | 表示受試者可以完全地將自己以及一切託付給伴侶，並感到無所顧忌而相當安心。 |
| 陪伴 | 代表受試者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隨時都能感受到伴侶的陪同和精神上的慰藉，即伴侶總是「與己同在」。 |
| 忠貞 | 即受試者確定自己在伴侶心目中的地位是獨一無二，感受到伴侶的絕無二心。 |
| 付出 | 係受試者感受到伴侶所做的一切，願意為了自己付出時間、金錢、精力而無所計較。 |

(三) 刪修題本及進行正式施測

首先，將男生題本及女生題本之親密信任量表與分類量表一併送請五位心理輔導方面的專家進行專家效度分析，請其依據本研究親密信任的內涵意義，進行包容、可靠、陪伴、忠貞、付出之歸類，分類情形如表四所述。並進行文字的刪修和潤飾，以修改文字用詞與用意，期使題本的文字語意可以流暢且適恰。其中第 13、16、29、32、46、49、51 題在專家題項歸類中屬無法歸類人數比例超過五分之三，所以刪除；以及第 1、8、9、11、14、18、21、22、26、28、30、33、43、45、50、56、58、60、62 題在專家題項歸類人數比例未達五分之三，故而刪除。經刪修後逐進行預試量表的施測與相關分析，以進行信度與效度考驗。

(四) 預試量表的版本

「親密信任量表」為使受試者於填寫量表時能夠以自己的伴侶為填答時的真實對象，因此依量表中的第三人稱為他、她，將量表分為男生及女生兩個版本，即男生版的各題目主詞以「她」呈現；女生版的各題目主詞以「他」呈現，如此將可避免填答時造成的角色混淆。

表四

親密信任量表之五位心理輔導專家題項歸類人次比例表

| 類別 | 題號 (歸類人次比例) |
|----|-----------------------------------------------------------------------------------------------------------------------------|
| 包容 | 2 (4/5)、7 (4/5)、11 (2/5)、14 (2/5)、19 (3/5)、25 (5/5)、28 (2/5)、30 (1/5)、31 (4/5)、35 (3/5)、41 (3/5)、47 (5/5)、54 (5/5)、59 (4/5) |
| 可靠 | 1 (2/5)、6 (5/5)、12 (4/5)、18 (2/5)、24 (3/5)、33 (1/5)、34 (4/5)、40 (4/5)、44 (5/5)、56 (2/5)、58 (1/5)、61 (3/5) |
| 陪伴 | 5 (4/5)、10 (3/5)、17 (4/5)、23 (5/5)、39 (5/5)、43 (2/5)、50 (2/5)、52 (5/5)、55 (3/5)、57 (4/5)、63 (3/5)、65 (5/5) |
| 忠貞 | 4 (5/5)、9 (1/5)、21 (1/5)、22 (2/5)、27 (4/5)、38 (5/5)、48 (3/5)、53 (4/5)、62 (2/5)、64 (5/5) |
| 付出 | 3 (3/5)、8 (1/5)、15 (4/5)、20 (4/5)、26 (1/5)、36 (3/5)、37 (3/5)、42 (4/5)、45 (1/5)、60 (1/5) |

參、研究結果

一、量表的項目分析

預試的研究對象為 188 對戀愛中的大學情侶，以表四的歸類結果所留下的 39 題為模式建構依據，將刪除校正後相關係數低於.30，以及刪除該題後的 α 值將提高者，本研究初步編製之量表題本，其中包容有 16 題、可靠有 13 題、陪伴有 14 題、忠貞有 11 題、付出有 11 題，經專家效度刪題後，留下包容 10 題、可靠 7 題、陪伴 10 題、忠貞 6 題、付出 6 題，共 39 題。經項目分析刪題後，留下則包容有 6 題、可靠有 5 題、陪伴有 5 題、忠貞有 6 題、付出有 5 題，共 27 題。表五是親密信任量表項目分析後之各題題目內容，以及各題和所屬指標總分之間的相關係數及刪除該題後的 α 值考驗結果摘要表。

二、量表的信度分析

本研究於預試及刪題過程進行資料分析，亦同時進行量表之信、效度考驗。信度方面以內部一致性 Cronbach α 係數進行考驗，其包容、可靠、陪伴、忠貞、付出五個分量表及全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77、.75、.85、.83、.72 及.94，皆達顯著水準。

表五

親密信任量表項目分析的結果摘要表

| 題號 | 題目內容 | 題目與指標相關 | 刪除該題後的 α 值 |
|--------|----------------------------|---------|-------------------|
| 指標一：包容 | | | |
| 1 | 當我做一些很瘋狂的事時，他總是相信我一定有好理由的 | .48 | .76 |
| 6 | 即使我做出不對的行徑，他也會相信我內心的動機是美善的 | .54 | .75 |
| 12 | 他認同我的工作成果和表現 | .54 | .73 |
| 17 | 他不只關心我的一切，還包含我所在乎的人事物 | .59 | .73 |
| 22 | 即使我的缺點讓他難堪，但他依然是愛我的 | .53 | .75 |

續表五

| 題號 | 題目內容 | 題目與指標相關 | 刪除該題後的 α 值 |
|--------|----------------------------------|---------|-------------------|
| 26 | 即使我擔心過度，他不會認為我的顧慮是愚蠢的 | .53 | .75 |
| 指標二：可靠 | | | |
| 2 | 跟他在一起是什麼都不用擔心的 | .55 | .70 |
| 7 | 只要是他答應幫我忙，他一定會做到 | .54 | .71 |
| 13 | 他總是義不容辭的幫我解決我在生活或課業上的任何問題 | .59 | .69 |
| 18 | 每次有重要的事，他一定會叫醒我，所以我總能安心入睡 | .50 | .72 |
| 27 | 在我們的親密接觸中，他總是顧及我的擔心，事先做好最周全的防護 | .41 | .74 |
| 指標三：陪伴 | | | |
| 3 | 不管生命有多艱辛，他是我最好的避風港 | .65 | .84 |
| 8 | 他總是分享我生活中的喜怒哀樂，並且在我難過或悲傷時站在身旁支持我 | .74 | .82 |
| 14 | 在我生病時，他總是無怨尤地陪在我身旁照顧我 | .62 | .84 |
| 19 | 在我遇到任何挫折時，隨時都可以得到他的支持 | .72 | .83 |
| 23 | 在我陷入困境時，他總是擁抱、安撫我，直到我安心入睡 | .71 | .83 |
| 指標四：忠貞 | | | |
| 4 | 即使他對每個人都很好，但他心中仍只有我一個人 | .67 | .78 |
| 9 | 他不會以犧牲我的方式來達成他的理想 | .53 | .80 |
| 10 | 他會先經過我的同意才會跟異性有邀約 | .49 | .82 |
| 15 | 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會背叛我 | .53 | .80 |
| 20 | 他不會對其他人產生興趣，對過去不會眷戀，對未來也不會三心二意 | .68 | .77 |
| 25 | 儘管世事變遷、未來莫測、他會堅守他對我的承諾 | .66 | .77 |
| 指標五：付出 | | | |
| 5 | 即使我嫌棄他煩，甚至吵架，他還是不厭其煩地耳提面命 | .58 | .67 |
| 11 | 他能觀察我的心情，知道在適當場所、適當時機表現他的關心 | .54 | .68 |
| 16 | 他是願意寫信、打電話給我父母親，讓他們知道他的心意是認真的 | .50 | .70 |
| 21 | 當他與我有親密接觸時，他總是會將他的擔心和感受與我分享 | .41 | .73 |
| 24 | 即使他知道我可能覺得很煩，但他總是不由自主地要一再囉唆與叮嚀 | .52 | .69 |

三、量表的效度

(一) 探索性因素分析之初探

本研究先以探索性因素分析初探量表的內涵架構，因此研究者先將 27 個題目分配 (parceling) 成十個題目群組 (item parcels)，亦即將題目的得分依五個向度隨機分成兩組共十組，將各組的得分加總為十個指標再進行因素分析，如此以題目群組的方式進行分析，主要是因為 Little 等測驗專家主張以群組分析將有較高的共同性 (Little, Cunningham, Shahar, & Widaman, 2002)；指標變項的分佈形態，將更近似常態分配 (Bagozzi & Heatherton, 1994)；指標變項數與樣本數之比 (indicator to sample size ratio) 更適切 (Bagozzi & Edwards, 1998; Gottfried, Fleming, & Gottfried, 1994; Vandenberg & Scarpello, 1991)；較佳的模式適配度 (Bandalos & Finney, 2001)。再將十個群組分數以主軸因子斜交轉軸法抽取五個因素，各因素的因素負荷量如表六，十組轉軸後的負荷量絕對值介於 .62~.97 之間，五個因素累積變異解釋量達 81.10%，結果顯示所抽取的因素與原量表的結構相符合。此外，從表七的因子相關矩陣中，因素與總量表的相關在 .83~.87 之間，顯見整體量表具有適切的內部一致性，且均達 .01 的顯著水準。此外，因素與因素間的相關值，介於 .55~.71 之間，均小於該因素與總量表的相關值，顯見量表由五因素構成的適當性。

表六

親密信任量表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 | 因子 | | | | |
|------|------|------|------|------|----|
| | 陪伴 | 付出 | 忠貞 | 可靠 | 包容 |
| 陪伴 1 | .971 | | | | |
| 陪伴 2 | .696 | | | | |
| 付出 1 | | .858 | | | |
| 付出 2 | | .699 | | | |
| 忠貞 1 | | | .931 | | |
| 忠貞 2 | | | .788 | | |
| 可靠 1 | | | | .838 | |

續表六

| | 因子 | | | | |
|------|----|----|----|------|------|
| | 陪伴 | 付出 | 忠貞 | 可靠 | 包容 |
| 可靠 2 | | | | .820 | |
| 包容 1 | | | | | .789 |
| 包容 2 | | | | | .620 |

表七

親密信任量表因子相關矩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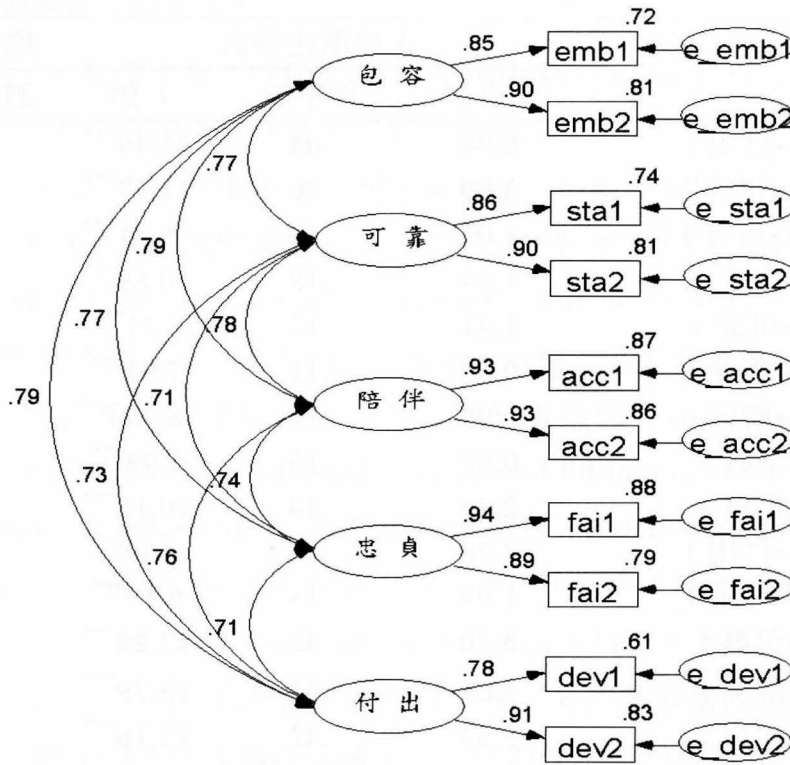
| 因子 | 陪伴 | 付出 | 忠貞 | 可靠 | 包容 |
|-----|-----|-----|-----|-----|-----|
| 陪伴 | 1 | | | | |
| 付出 | .58 | 1 | | | |
| 忠貞 | .70 | .55 | 1 | | |
| 可靠 | .71 | .64 | .65 | 1 | |
| 包容 | .59 | .66 | .67 | .67 | 1 |
| 全量表 | .87 | .86 | .87 | .86 | .83 |

(二) 驗證性因素分析之驗證

本研究亦以結構方程模式 (SEM)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探討線性結構模式的適配度評鑑，亦即在評鑑因素分析模式能解釋實際觀察所得資料的程度，以進一步檢驗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初探的量表內涵架構與實際觀察資料的適配情形。圖一為親密信任量表的結構模式圖；而表八為親密信任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參數估計值。

1. 模式之基本適配標準考驗

Rubio、Berg-Weger 和 Tebb (2001) 以及 Noar (2003) 認為有幾項評鑑模式之基本適配的標準，假如資料違反了這些指標，即表示該模式可能有細微誤差、辨認問題或輸入有誤。首先，誤差變異不得為負，且須達顯著水準，由表八「親密信任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參數估計值，發現未標準化之所有估計值皆無負的誤差變異，且均達 .05 的統計顯著水準。其次，因素負荷量應介於 .50~.95 之間，由表八顯示測量模式之因素負荷量 λ_{11} 、 λ_{21} 、……、 λ_{15} 等



圖一 親密信任量表的結構模式圖

表八

親密信任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之參數估計值 (N = 600)

| | 未標準化參數 | | | 標準化參數 |
|--------------------------|--------|-----|----------|-------|
| | 估計值 | 標準誤 | t 值 | 迴歸估計值 |
| λ_{11} (EMB1→包容) | 1.00 | | | .85 |
| λ_{21} (EMB2→包容) | 0.76 | .03 | 26.26*** | .90 |
| λ_{32} (STA1→可靠) | 1.00 | | | .86 |
| λ_{42} (STA2→可靠) | 1.05 | .04 | 25.86*** | .90 |
| λ_{53} (ACC1→陪伴) | 1.00 | | | .93 |
| λ_{63} (ACC2→陪伴) | 0.98 | .03 | 36.42*** | .93 |
| λ_{74} (FAI1→忠貞) | 1.00 | | | .94 |
| λ_{84} (FAI2→忠貞) | 1.20 | .04 | 30.39*** | .89 |
| λ_{95} (DEV1→付出) | 1.00 | | | .78 |

續表八

| | 未標準化參數 | | | 標準化參數 |
|--------------------------|--------|-----|------------|-------|
| | 估計值 | 標準誤 | <i>t</i> 值 | 迴歸估計值 |
| λ_{15} (DEV2→付出) | 0.94 | .04 | 21.49*** | .91 |
| δ_1 (EMB1→包容) | 3.09 | .26 | 11.77*** | .28 |
| δ_2 (EMB2→包容) | 1.07 | .13 | 8.41*** | .19 |
| δ_3 (STA1→可靠) | 1.94 | .18 | 10.89*** | .26 |
| δ_4 (STA2→可靠) | 1.41 | .17 | 8.21*** | .19 |
| δ_5 (ACC1→陪伴) | 0.89 | .11 | 7.91*** | .13 |
| δ_6 (ACC2→陪伴) | 0.97 | .11 | 8.79*** | .14 |
| δ_7 (FAI1→忠貞) | 0.87 | .15 | 5.99*** | .12 |
| δ_8 (FAI2→忠貞) | 2.48 | .24 | 10.15*** | .21 |
| δ_9 (DEV1→付出) | 3.76 | .29 | 13.08*** | .39 |
| δ_{10} (DEV2→付出) | 1.09 | .18 | 6.13*** | .17 |
| φ_1 (包容↔可靠) | 5.10 | .42 | 12.28*** | .77 |
| φ_2 (包容↔陪伴) | 5.55 | .41 | 13.39*** | .79 |
| φ_3 (包容↔忠貞) | 5.53 | .42 | 13.16*** | .77 |
| φ_4 (包容↔付出) | 5.47 | .47 | 11.72*** | .79 |
| φ_5 (可靠↔陪伴) | 4.48 | .34 | 13.24*** | .78 |
| φ_6 (可靠↔忠貞) | 4.17 | .34 | 12.44*** | .71 |
| φ_7 (可靠↔付出) | 4.15 | .37 | 11.38*** | .73 |
| φ_8 (陪伴↔忠貞) | 4.59 | .34 | 13.44*** | .74 |
| φ_9 (陪伴↔付出) | 4.57 | .37 | 12.35*** | .76 |
| φ_{10} (忠貞↔付出) | 4.37 | .37 | 11.86*** | .71 |

註：* $p < .05$, ** $p < .01$, *** $p < .001$.

介於.78~.94，並無低於.05及高於.95的情形；此外，估計參數之標準誤不得太大，由表八中可以看出本模式之所有估計參數標準誤介於.03~.47之間，並無出現過大之標準誤；最後，估計參數間相關之絕對值不能太接近1。根據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所有估計參數間之相關介於.00~.80之間，並未大於.90。綜合上述評鑑標準，本研究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符合基本適配標準，顯示此模式與觀察資料的基本適配度頗為理想。

2. 模式之整體模式適配度考驗

整體模式適配度主要在評鑑整個模式與觀察資料的適合程度，相當於模式的外在品質。表九為親密信任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不同模式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其中 $\chi^2(25) = 94.50, p < .05$ ，顯示必須拒絕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適配的假設，即本研究所提出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與觀察資料並不適配。然而， χ^2 值常易隨著樣本人數而波動，Hair、Anderson、Tatham 和 Black (1998) 的研究更顯示，只要樣本數大於 400 人以上，幾乎所有模式之 χ^2 值都會達顯著。因此，本研究除了以 χ^2 值進行考驗外，亦參考適配度指數 (Goodness-of-Fit Index, GFI)、調整後適配度指數 (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AGFI)、常態適配度指數 (Normed Fit Index, NFI)、相對適配度指數 (Relative Fit Index, RFI)、增值適配度指數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NNFI 指數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比較適配度指數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等多項指標來進行整體模式適配度的評鑑，這些指標說明一個理論模式足以解釋實際資料的共變數百分比，其值越接近 1，則其適合度越佳，上述指標之理想數值在.90 以上，就表示適配度極佳。另外，標準化殘差均方根 (standardized RMR) 亦應在.05 以下。

由表九中顯示，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之標準化 RMR 為.02，其他七項適配度指數 GFI、AGFI、NFI、RFI、IFI、NNFI 及 CFI 則依次分別為.97、.93、.98、.97、.99、.98 及.99，均於理想值.90 以上。又與虛無模式相較，本研究之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較能符合。根據上述之參考指標，本研究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在整體模式適配度上，除 χ^2 值可能因樣本人數大而達顯著外，其他各項指標皆顯示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與觀察資料之適配情形相當理想，亦即此理論模式可以用來解釋實際觀察資料。

一般而言，研究模式越複雜，其 χ^2 值可能越小，及其適配度將呈現越理想的狀態，但可能越不具實用性。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BCC (Browne-Cudeck Criterion)、BIC (Bayes Information Criterion)、CAIC (Consistent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等指數則在找出模式的複雜與簡約之

表九

親密信任量表之不同模式整體適配度考驗結果

| | CMIN | DF | P | RMR | GFI | AGFI | NFI | RFI | IFI | NNFI | CFI |
|-------|---------|----|-----|------|------|------|------|------|------|------|------|
| 本研究模式 | 94.49 | 25 | .00 | .02 | .97 | .93 | .98 | .97 | .99 | .98 | .99 |
| 飽和模式 | 0 | 0 | | 0.00 | 1.00 | | 1.00 | | 1.00 | | 1.00 |
| 虛無模式 | 5046.57 | 45 | .00 | 4.45 | .22 | .05 | 0.00 | 0.00 | 0.00 | 0.00 | 0.00 |

間的平衡，以使模式能在適配的情形下，又能符合實用性。在同時參考 χ^2 值和估計的參數個數下，上述指數越小，表示越有可能得到適配的模式。由表十的簡約性指數中發現，本研究之理論模式 ($df = 25$) 比獨立模式 ($df = 45$) (所有觀察變項間彼此沒有關係)，更能有效而簡約地解釋親密信任。

表十

親密信任量表之簡約性指數

| | AIC | BCC | BIC | CAIC |
|-------|---------|---------|---------|---------|
| 本研究模式 | 154.49 | 155.61 | 286.40 | 316.40 |
| 飽和模式 | 110.00 | 112.06 | 351.83 | 406.83 |
| 獨立模式 | 5066.57 | 5066.94 | 5110.54 | 5120.54 |

3. 模式之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考驗

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主要在於評鑑測量指標與潛在變項的信度及估計參數的顯著水準等，相當於模式的內在品質。本研究參考 Rubio 等人 (2001) 以及 Noar (2003) 所建議之標準，認為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應符合下列四項標準：第一，個別項目之信度 (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 在 .50 以上。於表十一所示，理論模式之五項測量指標之個別項目信度介於 .72~.85 之間，全部皆在 .50 以上；第二，潛在變項之成分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在 .60 以上。表十一的資料說明五個潛在變項之成分信度介於 .84~.93 之間，皆大於理想數值 .60；第三，潛

在變項之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在 .50 以上。表十一顯示：五個潛在變項之平均變異抽取量介於 .72~.86 之間，亦皆大於理想數值 .50；最後，所有估計參數均達顯著水準。由表八中可以看出，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所要估計之參數全部皆達顯著水準。綜合上述評鑑標準，顯示本研究之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具有相當理想的內在品質，適合用以解釋實際觀察資料。

表十一

個別項目信度、潛在變項之成分信度及平均抽取變異摘要表

| 變項 | 測量指標之 個別項目信度 | 潛在變項之 成分信度 | 潛在變項之 平均變異抽取量 |
|----|-----------------|---------------|------------------|
| 包容 | .77 | .87 | .77 |
| 可靠 | .75 | .87 | .77 |
| 陪伴 | .85 | .93 | .86 |
| 忠貞 | .83 | .90 | .83 |
| 付出 | .72 | .84 | .72 |

整體而言，親密信任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經由基本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及模式內在結構適配度等三方面的評鑑後，除 χ^2 值可能因樣本人數大而達顯著之外，所有評鑑指標皆在理想數值以上，顯示親密信任量表驗證性因素分析模式與觀察資料具有良好之適配度，此結果表示親密信任量表之模式被接受，意即顯示親密信任量表為一含有包容、可靠、陪伴、忠貞及付出五向度之心理構念。

四、量表的性別差異分析

在性別差異上，表十二顯示男女生在親密信任量表的得分上有顯著差異。男女生在五個親密信任變項（包容、可靠、陪伴、忠貞及付出）之平均數差異比較，其多變項 T 考驗之 Hotelling $T^2 = 29.91$ ， $F(5, 594) = 5.94$ ， $p < .05$ ，顯示整體而言，男女生在親密信任量表變項平均得分的差異情形達顯著水準。進

一步以 95%同時信賴區間進行差異比較後發現，五個變項中，只有陪伴該親密信任變項該組達顯著差異，又以女生的平均數高於男生。

表十二
男女生在五種親密信任上之平均數差異比較 (N = 600)

| | 男生 (N = 300) | | 女生 (N = 300) | | T ² | 95%同時信賴區間 | | |
|----|--------------|------|--------------|------|----------------|-----------|-------|-------|
| | 平均數 | 標準差 | 平均數 | 標準差 | | 上限 | 下限 | 差異比較 |
| 包容 | 27.10 | 4.73 | 27.38 | 4.31 | | -1.51 | 0.96 | 無顯著差異 |
| 可靠 | 22.71 | 4.32 | 24.13 | 4.89 | | -2.54 | -0.29 | 無顯著差異 |
| 陪伴 | 24.76 | 4.23 | 25.61 | 3.76 | 29.91* | -1.94 | 0.25 | 女生>男生 |
| 忠貞 | 29.30 | 5.04 | 29.59 | 4.81 | | -1.63 | 1.06 | 無顯著差異 |
| 付出 | 21.72 | 4.37 | 22.26 | 4.28 | | -1.71 | 0.65 | 無顯著差異 |

註：* $p < .05$.

肆、結論與建議

國內於信任的研究上，多採國外的理論和量表為依據，兩性關係的相關議題亦是如此。本研究所欲探討的親密信任，卻是從深受家族主義影響的華人文化中切入，以本土的觀點，建構情侶於戀愛中與伴侶的信任關係之「親密信任」的內涵與測量。

一、結論

國內外對於信任相關的研究，有許多關係主題一直是被關注的，像是消費者的購買意願與信任的關係、信任與工作團隊的關係、網路他人信任感、顧客信任與忠誠度的關係、師生信任關係、公民的政治信任、信任在人際溝通中的中介歷程等等，在這些議題中，他們對於信任關係的內涵，則因探討角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發現與主張。但大部分的學者都認為，每一個關係中的「信任」

並非層次上的問題，而是他們的內涵各自具有特殊意義。本研究經由開放式情境問卷調查，將蒐集的調查資料整理、分析、歸類、摘錄、命名、專家修訂、探索性及驗證性因素分析，而形成「親密信任」的理論架構，歸類有五項內涵向度，為包容、可靠、陪伴、忠貞和付出。

本研究所建構的五項親密信任內涵，從本土文化「家族主義」的內涵深入探討，就「包容」此一向度而言，在華人「家族主義」的文化薰陶下，強調關係的和諧，講的是克制自己以顧全大局（陸洛，未出版），因此，自家人與自家人間的相處與互動，久而練就出一種寬懷的「包容」情愫，在親密關係間，也就延伸出信任的關係型態；就「可靠」此一向度而言，楊國樞（1993）提到過華人對待家人存在著一種「責任原則」，會無條件地保護和幫助，進而形成相互依賴及信任的關係網，使在其中的人感到安心而信賴，而此種安心與信賴的感覺，就是一種「可靠」的信任關係型態；就「陪伴」此一向度而言，一個社會心理互動系統，是以「人倫」為經、「關係」為緯，所組成上、下次序緊密的社會，由此蘊育出華人獨特的家族觀念，視家庭為避風港、遠離孤獨及撫慰創傷的地方（楊知勇，2000），也如葉明華和楊國樞（1997）主張華人發展出以家庭為本位的特殊情感，這種特殊情感是一種歸屬感、一體感，即感知自己為家中一分子，從父子一體、夫妻一體等一體感的自知，覺得自己是有所依附，而非孤獨的個體，在這種由歸屬與一體延伸而來的感覺，應該就是你相信親密的人，不論實質上或精神上，永遠會在你身邊「陪伴」的關係型態；就「忠貞」此一向度而言，華人家族相當強調特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忠厚持家、孝敬貞節等觀念（楊知勇，2000），也因此，由榮辱一體，忠貞不二的家族觀點，延伸出親密之間的堅定信任觀，便也就是「忠貞」的關係型態；最後，就「付出」此一向度而言，雷霆（1991）認為華人對家的詮釋是一種包含「己身所從出」和「從己身所出」的連續整體，也就是對家應有回饋的奉獻與付出。楊中芳（1999）也曾對信任下過一個與此很相近的定義，他們認為信任是一種「保證」，一種確知對方有能力提供自己所需、願意與自己進入這一互惠的交換（誠意）、不會為

了對方自身的利益而犧牲自己的利益的一種安心感覺。就此我們可以看出，於家族文化中表現出的克己復禮、無條件的保護和幫助，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付出」意涵，也成爲了一種信任的關係型態。

反觀國外在親密信任上的內涵探討，像 Rempel 等人 (1985) 所建構的可預測性、可依賴性及堅信的信任因素；Johnson-George 和 Swap (1982) 所建構的一般信任因素、情感性信任、可靠性、可依賴性和人身方面的信任因素，與上述的研究發現，其中之「可靠」內涵與 Johnson-George 和 Swap 所建構的「可靠性」可以看到親密信任在中西文化中的共同性，而「陪伴」雖然有依賴的情愫，然而其內涵卻又與 Rempel 等人所建構的「可依賴性」實質上卻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如此所呈現出文化所帶來的信任內涵差異，與西方的「個人主義」及華人的「家族主義」顯現出相應的差異。對華人而言，關係不在層次上的差異，在意的是不是「自家人」，也就是華人對於「自家人」及「外人」自有一套相當不同的人情運作方式，凡是「自家人」便視同「家族內」的人。而「情侶」到底是自家人抑或外人，從華人的 interpersonal 交往運作觀之，與其間的「信任」有極密切的關係。依據本研究以台灣地區戀愛中的大學情侶爲研究對象，經由實地訪談、開放式問卷調查、編寫、預試等程序，結果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檢驗其概念架構，發現親密信任關係的內涵爲包容、可靠、陪伴、忠貞、付出。此內涵確實大不同於西方文獻中所發現的情侶間親密關係中的內涵（可預測性、可依賴性、人身條件及堅信等等）。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華人社會強調對家族的忠誠與奉獻。像是「包容」與「陪伴」，含有容忍與依賴，被自己的伴侶照顧與縱容，看在西方社會重視獨立與自主，會認爲這是一種不健康的情緒狀態；另外，「忠貞」與「付出」，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家族主義，也是西方重視個人權益所無法理解的。而此五項內涵卻與家族主義的情感層次中之一體感、歸屬感、關愛感、榮辱感、責任感及安全感間互有關聯的內涵，卻息息相關，顯示情侶間親密信任關係的內涵具有本土的文化意涵。

另外本研究以驗證性因素分析檢核親密信任的架構時，結果顯示五個分量

表的題數在 5-6 題不等，包容、可靠、陪伴、忠貞、付出及全量表之 Cronbach α 係數分別為 .77、.75、.85、.83、.72 及 .94，均落入可接受的範圍，顯示量表有相當適切的信度。就測驗效度而言，經過專家效度的檢驗、也以探索性因素分析進行初步驗證，並以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具有良好之適配度。顯見本研究之「親密信任量表」其建構效度相當一致而穩定，為一含有包容、可靠、陪伴、忠貞及付出五向度之心理構念。

二、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果與討論，本研究提出相關的研究建議，以供未來從事相關的研究參考。

在社會交往及人際互動的歷程中，不確定性是關係中無法避免的，而「信任」正為此不確定性提供了「持久」、「穩定」的心理結構（徐賁，2004）。兩性於交往的過程中，未受任何規範所約束，因此親密信任所扮演的角色成為關係維持的重要關鍵。而「親密信任量表」是本土於信任相關研究上的新嘗試，將信任置於兩性交往的情侶親密關係中，是一個探討親密關係的重要與關鍵的新方向。

本研究從華人家族文化的觀點，探討本土的親密信任向度，結果發現本土的親密信任內涵為包容、可靠、陪伴、忠貞及付出，確實相當不同於西方個人主義社會所衍生出的親密信任向度。這正說明了情境脈絡的重要，也似乎帶給我們更深的啓示，當我們進行與人的相關研究時，應該從本土的角度切入，與文化的內涵相結合，才能更深入瞭解在這個文化下人的真正情感內涵。

誠如緒論所言，如 McEvily 和 Zaheer 等學者的看法一般，研究者需要使用更符合現行社會狀況的標準量表為研究工具。並且研究者在建構一個理論模式的同時，也經常藉由編製量表的過程，驗證「現象」的內涵。因此，當我們試圖深入探究人與人關係現象的內涵向度時，應務必謹慎，避免過度採用不同種族文化的施測以及結果的詮釋與推論。研究者有必要編製一份適合國情與現況的研究工具，本研究既以此種使命，編製適合國內情侶的「親密信任量表」，以

供瞭解兩性間交往過程的人際互動以及情侶間所蘊涵的親密信任之情形。

另外，本研究在性別差異比較上，唯有女生於「可靠」的分量表得分顯著高於男生，這個發現似乎說明了在親密信任上，對於伴侶的是否可靠，女生比男生更加重視此一特質。然而此差異是否來自於男生與女生在文化氛圍上的差異、社會既成的標籤，抑或是來自於其他的原因，這是一個值得再深入追蹤探討的議題。

最後，本研究係以國內各大專院校的情侶為觀察對象，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擴展親密關係的範圍，除了以大學生為樣本之外，可再進一步蒐集社會人士的相關資料進行分析、探討；並且親密關係發展的歷程，因交往時間長短的不同可分成不同的階段，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從不同階段的親密關係探討其間的親密信任現象。

針對本文之任何回應、回饋或意見，請直接聯繫：趙梅如，701 台南市大學路一號，e-mail:chaomr@mail.ncku.edu.tw，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06)2757575 轉 56222

收件日期：2006 年 3 月 9 日
通過日期：2006 年 5 月 22 日



參考文獻

- 王飛雪 (2001)。跨文化比較與中國人的信任研究。載於楊中芳 (主編),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情感與信任 (293-313 頁)。台北: 遠流。
- 利翠珊 (1997)。婚姻中親密關係的形成與發展。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10 (4), 101-128。
- 卓紋君 (2000)。臺灣人愛情發展的歷程初探兼論兩性輔導之重點。諮商輔導文粹, 5, 1-30。
- 徐賁 (2004)。承諾、信任和制度秩序: 當今中國的信匱缺和轉化。當代中國研究, 87, 27-43。
- 陸洛 (未出版)。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的自我觀: 概念、測量、及其適應功能。
- 費孝通 (1991)。鄉土中國。香港: 三聯書店。
- 彭泗清 (2000)。關係與信任: 中國人人際信任的一項本土研究。載於中國社會學年鑒 (1995-1998) (290-297 頁)。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彭泗清 (2001)。信任的建立機制: 關係運作與法制手段。載於楊中芳 (主編), 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情感與信任 (315-333 頁)。台北: 遠流。
- 彭泗清、楊中芳 (1999)。人際交往關係的影響因素與發展過程。本土心理學研究, 12, 291-312。
- 葉明華、楊國樞 (1997)。中國人的家族主義: 概念分析與實徵衡鑑。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83, 169-225。
- 楊中芳 (1991)。試論中國人的「自己」: 理論與研究方向。載於高尙人、楊中芳 (主編), 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93-145 頁)。台北: 遠流。
- 楊中芳 (1999)。人際關係與人際情感的構念化。本土心理學研究, 12, 105-179。
- 楊知勇 (2000)。家族主義與中國文化。昆明: 雲南大學出版社。
- 楊宜音 (2000)。「自己人」: 一項有關中國人關係分類的個案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 13, 277-316。
- 楊國樞 (1993)。中國人的社會取向: 社會互動的觀點。載於楊國樞、余安邦 (主

- 編), 中國人的心理與行爲 (87-142 頁)。台北: 桂冠。
- 雷霆 (1991)。中國人的「自我」與「自己」: 形上與形下, 新理與心理。載於高尙人、楊中芳 (主編), 中國人、中國心—人格與社會篇 (148-197 頁)。台北: 遠流。
- 劉麟書 (2001)。人際信任整合模型之研究。銘傳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
- Bandalos, D. L., & Finney, S. J. (2001). Item parceling issu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G. A. Marcoulides (Ed.), *New developments and techniqu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p. 269-29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Bagozzi, R. P., & Edwards, J. R. (1998). A general approach for representing constructs in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1), 45-87.
- Bagozzi, R. P., & Heatherton, T. F. (1994). A general approach to representing multifaceted personality constructs: Application to state selfestee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 35-67.
- Borenstein, D. (2002). How can you learn to trust again? *Psychology Today, 35*(2), 12-12.
- Brunell, A. B., Pilkington, C. J., & Webster, G. D. (2005). *Perceptions of risk in intimacy in dating couples: Conversatio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A.
-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 Feng, J., Lazar, J., & Preece, J. (2004). Empathy and online interpersonal truse: A fragile relationship.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3*(2), 97-106.
- Fukuyama, F. (1996).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Gottfried, A. E., Fleming, J. S., & Gottfried, A. W. (1994). Role of parental motivational practices in children's academic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achievement. *Journal of*

-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6(1), 104-113.
- Hair, J. F. Jr.,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 Black, W. C. (1998).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5th e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Hassebrauck, M., & Fehr, B. (2002). Dimensions of relationship qualit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9, 253-270.
- Hazan, C., & Shaver, P. (1987). Romantic love conceptualized as an attachment proc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2, 511-524.
- Hoffman, C. D., & Moon, M. (1999). Women's characteristics and gender role attitudes: Support for father involvement with children.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60(4), 411-418.
- Hosmer, L. T. (1995). Trust: The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organizational theory and philosophical ethic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2), 379-403.
- Ickes, W., Dugosh, J. W., Simpson, J. A., & Wilson, C. L. (2003). Suspicious minds: The motive to acquire relationship-threatening information. *Personal Relationship*, 10(2), 131-148.
- Johnson-George, C., & Swap, W. (1982). Measurement of specific interpersonal trust: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to assess trust in a specific oth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3, 1306-1317.
- Kramer, R. M. (1999). Trust and distrust in organizations: Emerging perspectives, enduring ques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0, 569-598.
- Larzelere, R. E., & Huston, T. L. (1980). The dyadic trust scales: Toward understanding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2(3), 595-604.
- Lawlor, E. J., & Yoon, J. (1996). Commitment in exchange relations: Test of a theory of relational cohes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1), 89-108.
- Little, T. D., Cunningham, W. A., Shahar, G., & Widaman, K. F. (2002). To parcel or not

- to parcel: Exploring the question, weighing the meri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9(2), 151-173.
- Macy, M. W., & Skvoretz, J. (1998). The evolution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trangers: A computational mo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5), 638-660.
- McEvily, B., & Zaheer, A. (2005). Dose trust still matter? Research on the role of trust in interorganizational exchange. In R. Bachman & A. Zaheer (Eds.), *Handbook of trust research* (pp. 2-42).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Mitchell, C. E. (2001). Development or restoration of trus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during adolescence and beyond. *Adolescence*, 25(100), 847-855.
- Molm, L., Peterson, G., & Takahashi, N. (1999). Power in negotiated and reciprocal ex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4(6), 876-890.
- Molm, L., Takahashi, N., & Peterson, G. (2000). Risk and trust in social exchange: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a classical propos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5), 1396-1427.
- Noar, S. M. (2003). The rol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scale developme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0(4), 622-647.
- Nyhan, R. C. (2000). Changing the paradigm: Trust and its role i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0(1), 87-109.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Redding, G. S. (1990).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Rempel, J. K., Holmes, J. G., & Zanna, M. P. (1985). 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9(1), 95-112.
- Rempel, J. K., Ross, M., & Holmes, J. G. (2001). Trust and communicated attribution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1), 57-64.
- Rubio, D. M., Berg-Weger, M., & Tebb, S. S. (2001).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 to test for multidimensionality.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8(4), 613-626.
- Sacchi, C. (2004). Interpersonal trust in different ages. *Interdisciplinaria, extraordinary 1*, 87-107.
- Smith, B. C. (1998). *Interpersonal trust: An experimental extension from romantic relationships to friendship and work relationship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Minnesota, USA.
- Sorrentino, R. M., Holmes, G., Hanna, S. E., & Sharp, A. (1995). Uncertainty orientation and trust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sty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2), 314-327.
- Swol, L. M. (2003). The effects of regulation on trust.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5(3), 221-233.
- Vandenberg, R. J., & Scarpello, V. (1991). Multitrait-multimethod validation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my supervisor scale.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52, 203-212.
- Weaver, S. E., & Ganong, L. H. (2004).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romantic beliefs scale for African Americans and European American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1(2), 171-185.
- Welch, M. R., Rivera, R. E. N., Conway, B. R., Yonkoski, J., Lupton, P. M., & Giancola, R. (2005).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trust. *Sociological Inquiry*, 75(4), 453-473.
- Yang, K. S. (1995). 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In T. T. Lin, W. S. Tseng & E. K. Yeh (Eds.),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pp. 19-39).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tension of Intimate Trust and its Measurement: Validation of the Intimate Trust Scale

Yi-Chun Lin Mei-Ru Chao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was to study the intension of intimate trust and to construct a scale suitab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imate trust amongst college students. The sample was 300 couples recruited in Taiwan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The Intimate Trust Scale (ITS) used comprises 27 questions in the form of six-point Likert-type scale, including subscales of forgiveness, reliance, companionship, faithfulness, and devo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ITS has reached satisfactory level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tested with Cronbach α coefficients .77, .75, .85, .83, .72, and .94 for forgiveness, reliance, companionship, faithfulness, devotion sub-scales and overall ITS respectively. The ITS had shown a clear factorial structure. Expert's validity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principal axis factoring with oblique rotation) identified five factors. Each absolute value of factor loading was between .62~.97, and the cumulative R-square for this model was 81.10%.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is scale had shown that the theoretical model was a good fit for the observed data.

 **Keywords: forgiveness, devotion, reliance, faithfulness, companionship, intimate trust,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